



在人生路上，面對各種處境，我們都能微笑以對嗎？
試以「微笑以對」為題，寫作文章一篇。

微笑以對

6C(2019-2020) 郭舜瑩

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(5**)

露台上的玫瑰花凋謝了，我的腦海中霎時間閃過一句話——花到三春顏色消，月過十五光明少，那是外婆經常跟我說的話。是叫我珍惜當下嗎？還是告訴生老病死的無常？我想，我現在明白了。

稚齡之時，外婆常帶我到公園坐著鞦韆邊聽她說故事。《白雲公主》、《小矮人》……而我覺得自己最像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國王。我討厭故事的完結，害怕分別的痛，但外婆卻言離別在即，應當微笑以對。我不解。誠然一生之中分離無可避免，但那種悵然有所若失之感總是卡在喉嚨，無法吞下，也無法吐出。叫我怎樣微笑以對？看我一臉大惑不解，她便會說「花到三春顏色消，月過十五光明少」。那時的我似懂非懂。

我的童年是溫馨安逸的，沒有什麼起伏，但溢滿愛。然而，外婆的舊患復發把我這艘平穩的小船打翻。

自外婆入院以後，我一有空便跑去醫院報到。看著平日精神奕奕，還淘氣要跟我追巴士的老人家現在竟不能動彈，要靠吊針渡日。為了鼓勵她，我每次也會帶她最愛吃的巧克力、糖果，她總向我報以微笑，想用她慈祥的微笑蓋過她的痛苦。但是臉上的倦態卻是無從掩飾。在她身旁的，是位瘦骨嶙峋的年輕女士。從外婆口中得知，她好像得了癌症，只剩數週的性命。但她總帶著開朗的微笑，從不會眉頭深鎖，甚至連叫人痛不欲生的化療她也微笑以對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哭了，是我第一見她哭，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她哭。

那天我如常去探望外婆，女人的床邊坐了一個小小的胖子，喊著叫媽媽出院後帶他去樂園。女人笑了，擁著男孩說好。早已紅了眼眶的她，終於忍不住流下了一串熱淚。眼淚流過她仍在上揚的嘴角，也一同滴到我的心中，牽起一圈圈漣漪。她真勇敢，離別即至，仍能微笑以對。

隔天，她的床空了，我的心也空了。既慶幸又恐懼。慶幸的是外婆還在，害怕的是終有一天，外婆也會像她一樣離開。而女人的離開，就像在昭告外婆的結局。突然，一雙厚重的手放在我的背上，把我從雜亂的思緒拉回現實。外婆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」然後，她叫我帶她到后院賞花。頃刻，好像回到了多年前她跟我說故

事的溫馨片段。我們談了很久，她又說：「花到三春顏色消，月過十五光明少。」這次，我好像有所感悟。

一生中會經歷無數次分別，在這短暫萬分的時刻，我們該如何自處？該沉浸在將要離別的悲傷，還是抓緊時間製造更多美好的回憶？「承諾」二字，在命運殘酷的擺佈下是多麼的渺少，女士對胖子的承諾，最終也無法兌現。我深信，她是清楚的。但為何她最後還能擠出微笑？難道不會因不捨而痛嗎？那麼美麗的花色要消散了不可惜嗎？「故事的精彩與否，不在於結局如何，而在於過程。」外婆的一句話，使我恍然大悟。原來如此。

終於，故事要完結了，花要凋謝，月光要離開黑夜了。外婆在彌留之際，還是掛著那依然動人的微笑，手裡握著我帶來的巧克力。這次，我也不再惆悵、困惑，也向她報以微笑。我吃掉了她掌心的巧克力，那半溶的外表承載了外婆的體溫，留在我心中，就如她溫暖的雙手。

花終會凋謝，月亮的光芒總會消散，誰都留不住。但我們不是一無所有地離開。由我出生成為一張白紙，到此刻，那張紙已經塗滿了色彩，有著不同人的足印與愛，這張紙就是回憶吧。誠然，時間如手中的水不斷流走，再用力也無法抓住。但我們有記憶，那些動人的時光早已深深刻在腦中，那些溫暖和愛早已封存在我心底裡。因為回憶，我們都不孤單。相信回憶就是人們對抗時間最強的武器了吧。既然故事的精彩不曾離開，那麼故事的完結、分別的痛，也不足以令我恐懼了。

那位女士跟男孩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，足矣。外婆跟我過了最溫馨的日子，足矣。往後或許不捨的情懷會再次浮現，難以忘懷的回憶都會把它一一擊退。

我甫出病房，看到那苟延殘喘的玫瑰花，外婆，我明白了。您是想叫我抓緊當下，追隨自己所愛的，在花朵凋謝前，明月隱沒光芒前留住它們的豔麗對嗎？我留住了，留住了我倆的回憶。縱使曲終人散，也不足介懷，我也能微笑以對。